

# 回响的时光

郭存亭

夏日阳光,缓缓爬上书桌,温柔地洒在那张有些褪色的师范毕业合影上。坐在前排最右边的闫老师,身着白衫,领口敞开,双手抱着翘起的二郎腿,倒像是我们中的一员。那年,我十九岁,他也才二十岁出头。我们的青春,自1985年我走进师范后,在3年的校园生活里重叠成如琥珀般的明净……

我凝视着这张珍藏了30多年的照片,走进了夏日,一幕幕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,对师范班主任闫老师的记忆愈发清晰,与他共度的文学时光,一直萦绕在记忆深处。

开学报到那天,父亲和我都骑着自行车,驮着沉重的行李,穿过熙熙攘攘的市区,才找到学校。上午办完报到手续,下午在教室集合时,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走了进来。我这才惊觉,他竟是上午在校园里热心帮我们找宿舍的老师——我们的班主任闫晋峰。

闫老师衣着简约干练,留着整齐的偏分头,一口地道的长治话,透着浓浓的亲切感。从他的自我介绍中得知,他住在淮海厂家属院,离学校很近,他不住校,每天上下班往返。我们虽是新生,但闫老师也是刚从晋东南师范专毕业分配到师范,几乎和我们同龄。不到一周时间,闫老师竟把全班学生的名字记得滚瓜烂熟,这让

我们很惊讶。在校园里,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“闫老班”。

大概是我们与闫老师同龄的缘故。老班对班级的管理,用现在的话讲,就是民主、亲和、放任式管理。开学第一个月,他指定了临时班干部。从第二个月起,班里实行轮流当班干部制度,全班分成几个组,每组轮值一周,轮完后再推选正式班委。这样的管理方式,让每一位同学都得到了锻炼的机会。

我们和闫老师很快就熟悉了。他有时也会到宿舍看望同学们。一天下午,同学们在宿舍里谈天说地,我正手忙脚乱地换衣服,突然,闫老师出现在宿舍门口。我见状,赶紧跳下床,同学们也忙着招呼老师坐下。闫老师看着我慌乱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,指着我的衣服,温和地说:“穿反了。”刹那间,宿舍里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。从那天起,我觉得老班与我格外有缘。

在3年的师范学习生活中,我担任过班里的团委干部、生活委员。而最难忘的,是我担任文学社社长的经历。

不知不觉,我们走进师范已经3个月。在一个菊花染黄校园的秋日,班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与闫老师一拍即合,决定创办班级周报《小草》,我担任编辑。我们用钢板铁笔刻写蜡纸,编排好蜡版后,再进行油

印。8开白纸的班报,一期两张,分四个版面,内容丰富多样。班报一经推出,便轰动了全校。

第二年秋季开学不久,学校语文组在我们班报的基础上,正式成立了“长治二师春笋文学社”,我被推选为社长,校领导、语文组老师和老班任顾问。编辑部就设在我们班,与学校协调工作由闫老师负责。成立大会召开那天,我要上台发言,心里十分紧张。闫老师看着我以微笑鼓劲,我鼓起勇气,走上发言台……从那天起,我与闫老师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文学时光。

文学社成立后,主办的校园文学刊物《小草》由原来的班报改为16开版、28个页码的油印杂志。虽然还是刻版,但栏目更加丰富,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还有文学赏析等。这份校刊,如同火种,活跃了整个师范的校园文化,点燃了同学们的文学热情。

文学社编辑部名义上设在班级里,实际上设在闫老师的办公室。闫老师不住校,便把办公室钥匙给了我们。无数个夏日夜晚和秋冬假日,那间不大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,成了我们编辑部的“战场”。在闫老师的悉心指导下,文学社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,社员最多时发展到100多人。我们还定期开展文学活动,邀请市里的诗人、作家、报社记者

来校讲座,深受同学们欢迎。我们的《小草》虽然是手工刻版蜡纸油印,但传播范围广泛,与长治各大中专院校都有交流。

很快,文学社的蓬勃发展在长治的中专院校引起了反响,报社、电视台曾多次报道。当时的晋东南师范、省机械学校、晋东南幼师、长治农校等,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。市文联的杂志《漳河水》还专门为文学社开设了专栏。可以说,《小草》在当时引领着长治校园文学的潮流。文学社成立不到1年,推出的部分作品先后在《长治日报》《漳河水》上发表。

在师范3年的时光里,我们班在全校可以说是声名远扬,这都得益于“闫老班”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。每年的春游,更是我们难以磨灭的校园记忆。我们曾骑自行车前往湿地踏春,微风轻拂,老班带着我们在湖上划船,小船随着歌声与笑声飘荡。我们还去过黎城黄崖洞采风,聆听红色故事;在古都洛阳研学,探寻历史文化的深邃……

在回响的时光里,3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,我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行……细细想来,这一切都源于闫老师为我种下的文学梦,他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前行的文学道路,而那些与他共度的文学时光,也成为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## 沿河村记

泉 麟

中南海叫海不是海,于是乎,“沿河村”里也没有村——乃余挚友启然君书房一雅号也。中国目下,文艺圈中以“村”字作人名斋名者不为鲜事,山西散文作家杨栋兄,几经折腾想有几间藏书楼,门额上就悬挂了他的偶像、“荷花淀”文学流派的开山鼻祖孙犁老人的手迹“梨花村”。柳青写完《创业史》,早烟袋一敲,一锅烟灰磕在陕西皇甫村。到了长安城里,那个锦心绣手,被人称作怪才、奇才、鬼才的贾平凹的书房,更是叫了“静虚村”。这个斋名的主旨,不在其“村”而在“静虚”,启迪作家久来形成的一种文学创作构思习惯,营造一种进入创作状态的空间环境氛围。“静”是力戒浮躁的创作心态“虚”是高瞻远瞩的创作心境。

而“沿河村”作为书房题名,除上述应有意蕴,更有寻根问祖、逆流探源、返璞归真、求索自己诗与远方之禅意;亦兼自警,不敢忘本,低调做人高调行事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,和谐的处世心态之寓意。

于是,我读“沿河村”,其要不在“沿河”而贵在一“村”字焉。正像史先清先生所说,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架构,无不建立在“正大中和”的审美理想及其背后纯正的儒家文化底色之上。“正大”谓之内涵和气象,关乎内在学养,个人修为的精神品格;“中和”即指“中庸之道”,乃是儒家美学的最高境界。从政治秩序到情

感外化,再到审美方法论,无不体现出“对立统一”的辩证思想,最终归于“万物一统归乾元”的宇宙之理、生命之恒上来。在当今“士”风不古的人格语境中,修炼到耳顺之年的“沿河村主”,显然不是一个大多数的存在。

“沿河村主”者,李氏书斌也,字启然,生于漳河之畔县志未名之杨暴村农舍土屋,少做学生娃,壮为教书匠,再由煤企文员转为私企苦卒,素慕五柳先生之悠然,独钟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之意境。每每担心着那个村子哪一天会将他抛弃,老想着时刻都能融入这小村落,在这弹丸之地,感受人情冷暖,体会世态炎凉。他把一个“村”字读得了然于心,每每思绪多多,遐想连连,五味杂陈,闲来徜徉,亲近于院中村边,常感念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,虚室有余闲”的千般可爱、万般美好。而在“三餐烟火暖,四季光阴转”的世俗中,启然君不计人生得失,唯惜粗茶淡饭之清欢,常拜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为范,不择贫富但重人缘,街坊邻里,若遇婚丧嫁娶、小儿满月、老者祝寿、新房竣工等,定当早早奔去,厚礼之外全程帮办。曾几何时,每至伏暑盛夏,宁可自烦于闹市炎热酷暑之中,也必邀病体缠身之家兄归来,静息将养于小院之中,树荫下石桌上苦茶相伴,促膝长谈,不为身后口碑,独崇美德传承,以期告慰泉下双亲,亦昭示长江后浪,毋忘乡愁也。

## 七月碎语

牛喜生

七月,是夏日最疯狂的时段,也是最浪漫的时光。骄阳当空,炙烤着大地。热浪翻涌在大街小巷,蒲扇不停地扇动难忍的燥热,天气像发疯了,除了热还是热。

蝉儿,这些歌唱家们,也疯狂起来,从早到晚叫个不停,从东到西,从西到东,匆忙乱窜,让每个角落都滚动着音符。十里荷塘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荷叶支起伞盖,鱼儿悠闲嬉戏。蜻蜓扇动薄羽,让花田多了些灵动。

七月的天气,变幻无穷。午后,天空出现乌云,瞬间黑云压城,紧接着就是一场狂风暴雨。河水猛涨,汹涌澎湃,像万马奔腾,大有惊心动魄之气势。一会儿,雨停了,天边出现一道彩虹,十分壮美。这时,你可能会说,彩虹总在风雨后。雨后,傍晚,清爽的风吹走了一天的燥热,人们纷纷从家走出来。大街小巷

热闹起来,烤串喷香,吆喝声、谈笑声、音乐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一幅烟火气十足的生活画面。

七月流火,书香致远。那些赶考路上的莘莘学子,不敢懈怠,在书山勤奋拼搏,伏案阅读,为了人生梦想,即便汗流浹背,也要努力奔跑。七月,是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七月的夜色,是浪漫极致的世界。虫儿低吟,月色笼罩河面,夜风吹动衣裙,人们找一方理想的去处漫步,谈天说地,偶尔还飘来优美的歌声。那山,那水,那人,都被这七月特有的柔情融化。

七月,是疯狂的、激情的、浪漫的,是一幅独特的风景画。

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)